

卡夫卡

文/黄孝阳

一个男人，梦见一篇小说，是卡夫卡写的。

那个衣着寒酸的保险公司职员趴在一张油漆斑驳的橡木桌边，手中握着一支浅棕色的羽毛笔，在张皱巴巴的稿纸上哆哆嗦嗦地写着，眼神茫然，笔迹与头发一样凌乱。但男人还是看懂了，尽管这是他从未学习过的语言，更神奇的是，一个跟鱼钩一样坚硬的细小声音，还在他的脑海深处找到相应的汉语，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词语跟砖头一样被垒砌，当他确信自己不可能再遗忘眼前这座奇异的建筑物，他醒了。

他颤抖着手，抓起床头的便笺纸，仿佛害了最严重的痢疾。他用了半个小时（应该说是飞快地）勾勒出属于那座建筑物上的每块砖的大小、重量，再冲进洗手间，蹲在马桶上低声抽泣起来。

“我该怎么办呢？”他反复地问自己。他觉得自己就像中了六合彩，还不必戴墨镜把自己打扮成卡通人物去领这个奖。“我是多么幸福啊。”他反复感慨着，一直到脑子里出现数只色泽艳丽的鸟。

他匆匆出门，找了家打字店，把小说打出，复印了数十份，再跑去邮亭买了几份文学杂志，又在废品收购站找到记忆里的另外一批。他在邮局忙了半天，才最终确定了这篇小说可能的伯乐——这不是件容易事，要把这些杂志至少通读一遍，才能筛选出每个杂志社那位水平最高的责任编辑。更令他愉快的是，当收发邮件的小姑娘瞳仁里的那只怪物又跳出来的时候，他没再落荒而逃，反倒情不自禁吹起轻快的口哨。当小姑娘偷偷举起iphone4s时，他还朝镜头扮了一个鬼脸。

三个月后他没有等到他想要的结果。

仅有的一封信的措词是这样的：这年头的年轻作家总以为，把“住某城的某先生”写成“一男子”会更有“诗意”。殊不知好写作就应该把新闻写作的五大要项谨记在心：人、事、时、地、原因。这篇小说若想要发表，包括标点符号在内，都必须全部改过。

他哑然失笑。这回他没有再跑到地铁上从始发站坐到终点站再从终点站坐到始发站。荒凉的日子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又回到那个梦里，蹑手轻足把那几张皱巴巴的稿纸揣入口袋，还站在镜子前，冲着正手足无措躺在睡梦里的卡夫卡挤眉弄眼了一番；溜走没多久，他再从窗口攀回，把自己贴身口袋里藏着的羞怯、古怪与孱弱，一股脑儿都塞入床头挂着的那件黑呢子大衣里。

他把这几张稿子的复印件，与某个人之间悱恻动人的爱情故事，分别寄给了德国文学档案馆和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十七天后，一家名称为“卡夫卡财产委员会”的组织找到他。手稿得到确认。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拒绝了一位神秘藏家报出的一百零一万欧元的收购价，绷紧了脸，耐心地向蜂拥而至的记者解释着它的来龙去脉。他没法不热泪盈眶，这些手稿上的每个字都曾在他心里有过相应的位置，并掀起过一阵惊涛骇浪。他滔滔不绝的演说赢得了文坛瞩目，以及小姑娘的爱情。人们惊讶地发现：他不仅是一个卡夫卡手稿继承者，更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者。

他陶醉在这片宛若汪洋大海的掌声中，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的花草
绘/冯秋子

喋血白衣

文/宗崇茂

血案一再发生。砍刀与手术刀对峙，鲜血溅泼了白衣。

姨父退休前在一家大医院工作，是较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他虽身为教授，但一辈子交的多是找他看过病的布衣之人：农民、门卫、烧锅炉的……我小时候放暑假来城里，没少听到过姨父与姨妈的争吵。原来，姨父往往没通知一声，下班时就领回一个衣衫破旧的人一起吃饭。姨妈当时不好作声，过后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我也不认识，是早上来找我看病的，看他中午没地方吃饭，就把他带回来了。天啊，姨妈气得无语。但这样的事屡次发生，便也无奈。

因为有这样一位在大医院工作的姨父，我们家也跟着“沾光”不少。我们村，还有几个邻村，凡有急病重病疑难病的，都会找到我的父母，请他们陪同进城找姨父。父母为此赔了不少时间，村干部有时就记点工分作为补偿。而姨父不但要管看病，往往还要管一顿午饭。这样的情形持续多年。老家那一带提到他，往往都会竖起大拇指：好人哪！

不知从哪天始，姨父的牢骚多起来，说现在的风气变坏了，医生也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作为一

个主刀手，时有患者家属把红包塞给他。他不收，还跟人家急，人家就晚上追到家中来，弄得他很纠结。为此，开明许多的姨妈常劝戒他：脑袋瓜不要老是面疙瘩一个，人家也是出于真心，你不收，人家对你还不放心呢。姨父怒：你这个是混账逻辑嘛。姨妈不敢再吱声。

那年，姨父退休了。鉴于他的名气，不少医院请他坐诊，说只要挂个名，开开药，一年就有十多万的收入。但他在给患者开药时，往往都是挑最便宜的药。医院当然很不高兴。为此，他换了好几家医院，最后在偏远县城的一家小医院落了脚，他提出的条件是：可以挂他的名，但不能非要求他开什么药，每月工资只要两千块就行。

但这些年的负面新闻似乎越来越多了起来。

一个乡下朋友因胃溃疡紧急入院。当晚预交了二千元，此后一直躺着挂水。第二天又通知他续交几千元。我去找姨妈，找到了主治医生。他抬头对姨妈看了一眼，一副爱理不理的神情。他当然认识这位已退休在家的前同事。姨妈小心翼翼地讲，十九床是我的亲戚，家里条件不太好，请您多多关心。医生慢吞吞说

了一句：该用的药还是得用的嘛。回到家，姨妈说：我们已退休多年，人家不一定买账了，看来还得给个红包。姨父在一旁嚷起来：真是混蛋，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你不送，他们还能往坏里治！姨妈说：你懂什么？不送，这用药没糊涂，几千块一下子就没了。我和同学商量后，那天瞅准机会，往医生的口袋里塞进一个红包。心里总算踏实多了。

此后几天，医生前来查房时，态度相当温和。病情日渐好转，一星期后朋友就出院了。花费七千元，低于原先预估的万元费用。我和朋友都暗自庆幸，那红包送得值。而姨父在一旁冒出一句：这病要是我治，不会超过一千块。姨妈立刻打断他的话：都像你这样，人家医生和医院喝西北风啊！

一个患者对于医生的虔诚与期待，有时近乎于一个信徒对信主的虔诚与期待。我依然敬重医生。生病时，仍然选择相信医生。我希望每个医者都拥有精湛的医术，更拥有一颗悬壶济世的爱心。我希望所有热爱生命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去信任那些白衣天使们。

因为，倘若天使没救了，人就真的没救了。■

“糖人谢”的糖塑

文/刘仁前

说“糖人谢”之前，还是得先说一说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

你还别说，这刘伯温还真是厉害。他除了帮助朱元璋打江山，还与多个民间行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一个民间的行当——糖塑。这糖塑，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捏糖人儿”。这“捏糖人儿”怎么会跟大名鼎鼎的刘伯温扯上关系的呢？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坐稳朱氏江山，不惜大开杀界。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这当中就有刘伯温。据说他一度乔装改扮，暂离南京，以“捏糖人儿”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此一来，刘伯温竟成了里下河一带糖塑行业艺人们的祖师爷。

当然也是“糖人谢”的祖师爷。这“糖人谢”叫谢荣安，姜堰白米镇人，为谋生计，15岁便跟随一个名叫王学文的糖塑师傅学艺。

王学文上个世纪30年代，就独闯上海滩，在老城隍庙一带靠糖塑手艺糊口谋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控制的军号，不仅其外形与真的军号一个模样，而且吹奏起来的声音效果不亚于真实的物件。这一糖塑绝技，一下子轰动了上海滩，得到了不少外国人的青睐。他成了很有影响的“糖人王”。

晚年的王学文，从上海回到苏北，继续从事糖塑制作，这让谢荣安有了拜师学艺的机会与可能。或许是谢荣安天生就是捏糖人儿的材料，相传他在师傅悉

心传授之下，仅用了百日就满师回家了。

学成之后的谢荣安，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自己鲜活、灵动的特点，为自己赢得了“糖人谢”的美誉。

在糖人儿制作过程中，谢荣安能将“吹”和“塑”进行有机、巧妙地结合，并且总结出了“十字经”：扯、吹、拉、捏、搓、接、贴、剪、压、定。

糖塑艺人所用工具有这几样：剪刀、小篾刀、弹簧、吹管等。做一件糖塑作品大致要有7道工序，分别为：选料、熬膏、调色、扯拉、吹塑、成形和固定。

这里头，吹塑当然是最重要的。“吹”和“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绝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吹”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运气的大小、力度的强弱，做到边“吹”，边“塑”，也就是根据要求，进行“拉”、“捏”、“压”等一系列动作。除了“吹塑”这道工序之外，调色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关键要把握好火候，进行色素与糖稀的融合。

“糖人谢”的代表作《龙虾穿水》、《十二生肖》等，都拥有着较高的民俗、艺术价值。不过，现在那种“肩担糖担走四方，敲起铜锣响当当，儿童一见笑颜开，争相前来购塑糖”的景象，早就不存在了。糖塑，这样一种古老的民间技艺，正在和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濒临失传了。“糖人谢”的糖担子还能挑多久呢？■

铁木言

文/周国忠

楼上正装修。平时上班倒不在意。可周六、周日难得想在家清静一会，头顶却有如此高分贝的轰鸣，真让人难忍。尤其是电刨啃吃地板发出的高密度嘶鸣，让人顿生狮虎相搏般的恐怖！疲惫了五天的身心愈陷烦躁，想逃离这种骇人氛围又苦于无去处。无奈之下只能忍

耐，难以忍耐的无奈中，只能强迫自己去想自家装修时亦曾给人家同样的“待遇”……想着想着，思维有了延伸：铁木相交，木是弱者，身为强者的铁刨，还借助了电能，疯狂地欺凌弱木，但弱木并不示弱，依旧顽韧而殊死抵抗，虽然牺牲太多，但坚硬无比的铁刨，在弱木悲

壮的抗击下，亦不得不由锋利变得钝迟。由此联想，日光下，一株苗木，经风历雨，百年后长成了参天大树，甚至“独木成林”，浓荫蔽天仍生机勃勃；而一座铁塔，百年后却成了散了架的一堆废铁。

楼上铁木相搏在继续，而我的心情则好多了。■